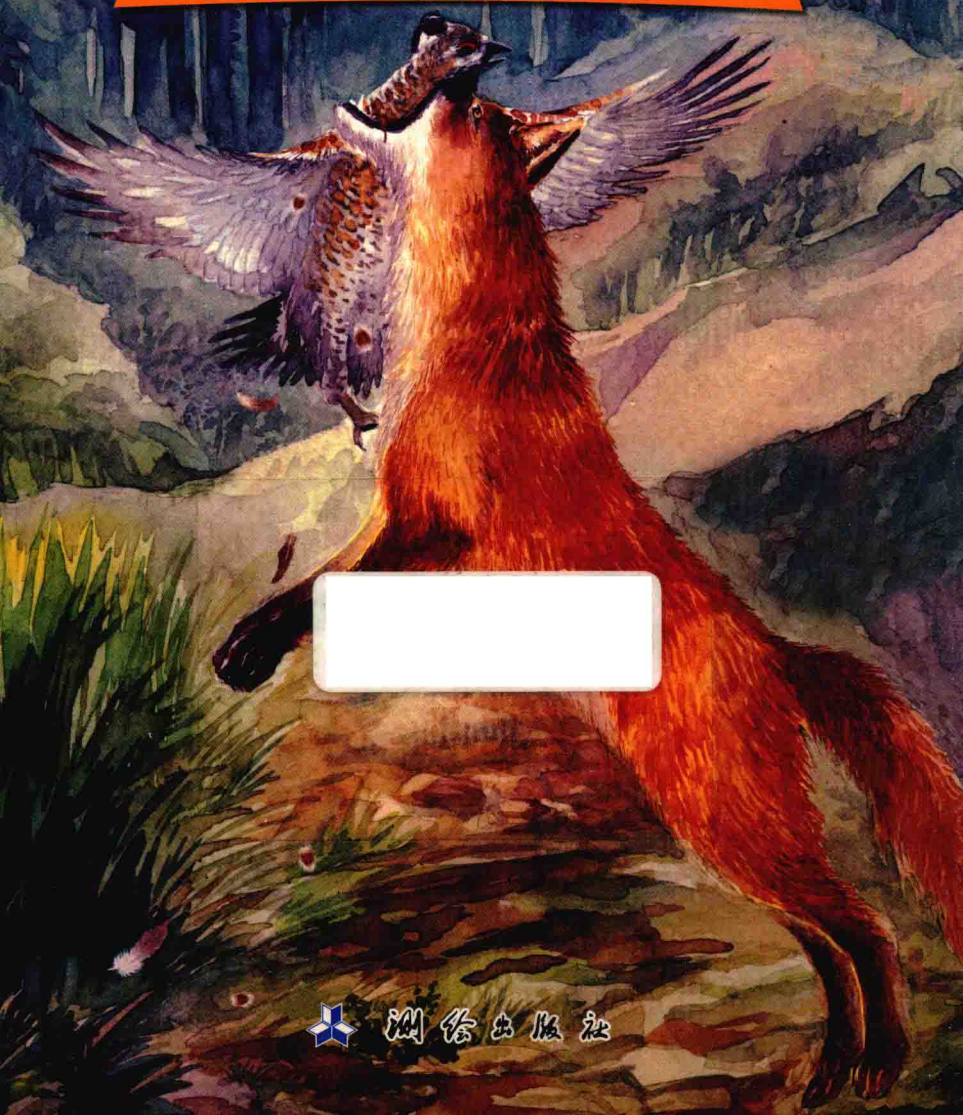


名家动物文学典藏书系

狐 狗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名家动物文学典藏书系

狐狗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2012

所有权利(含信息网络传播权)保留,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狐狗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北京: 测绘出版社, 2012. 6

(名家动物文学典藏书系)

ISBN 978-7-5030-2554-9

I. ①狐…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5107号

总策划 赵强

责任编辑 赵强 黄波

责任印制 陈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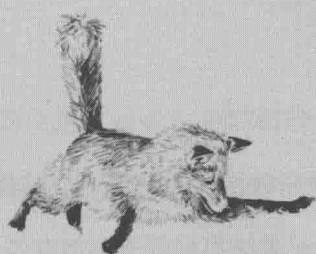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东方美迪

出版发行	测绘出版社	电 话	010-83060872(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0号		010-68531609(门市部)
邮政编码	100045		010-68531160(编辑部)
电子信箱	smp@sinomaps.com	网 址	www.chinasmp.com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145mm×210mm	印 张	5.5
字 数	85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030-2554-9/I·1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门市部联系调换。

狐 狗

狐狗	1	
	34	雪地
黑夜之王	60	
	92	斑斓
蜜	133	
	166	后记



1

狐
狗

阿牙是营地里的狗。

刚到营地不长时间，我就发现它的与众不同。

营地里的另外三只狗基本上都有各自的任务，负责整个营地的护卫工作，驱赶觊觎羊群的野兽。它们都是非常标准的蒙古牧羊犬^①，这是一种在不断的自然淘汰中产生的不需要训练的天生的牧羊犬，体硕毛长、凶悍异常。在我刚刚来到的那天晚上，一只牧羊犬竟然将刚刚降生在寒地里的小羊舔干净之后叨进了屋子里，那个小生命才没在忽然降临的寒潮中夭折。我也注意到，这几只牧羊犬在母羊出牧时像保姆一样分工明确地将一群刚刚降生不久的小羊圈在当中，任何一只小羊想要出其不意溜出去都会被及时地发现。它们会小心翼翼地跑过去，将冒失的小羊圈回来。

营地的朋友告诉我，在我来到这里的几天之前，三只牧羊犬刚刚以赴死的勇气赶走了一头结束漫长

冬眠之后准备在营地找些开胃羊肉的熊。我清楚，刚刚结束冬眠的饥肠辘辘的熊是非常可怕的。现在两只狗的身上还留着皮开肉绽的伤口，像被锋利的剃刀刮过一样整齐。那是熊爪的“杰作”。它们的伤口已经被简单地处理，剩下的就需要它们自己去面对了。还好，它们已经适应了这种粗粝的生活。黄昏时，我观察到这两只受伤的狗互相舔舐伤口，那样有助于愈合。

这是一种行将消逝的古老犬种，具有与草地牧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古典血统。在如今的草地上，这样的草地牧羊犬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阿牙显然和它们不一样，事实上，我感觉它并不总是呆在营地，更多的时候不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这种神出鬼没、无所事事的边缘态度也就使得它在营地缺少其他牧羊犬能够得到的那种尊重。

每天在喂狗的时候阿牙都会出现，但只是远远

看着那三只牧羊犬各自慢条斯理地吞食倒在面前盆子里的食物。一开始我将它的出现理解为一种艳羡，它也想分一杯羹。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对于三只牧羊犬食盆里的奶块和吃剩的饭菜，它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从它的表情我可以看出，这些食物确实提不起它的什么兴趣。

它只在这个时刻出现，没有什么特别，跟食物也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它出现在营地的时候和喂狗的时间偶然吻合而已。

阿牙是一只拥有强烈好奇心的狗，它第一次在营地里露面的时候，就注意到我的出现。

它慢慢地向我走过来，并没有像那些牧羊犬最初面对我那样凶悍地咆哮——在营地里它似乎并不拥有这样的理所当然的特权，那是一种窥探般的小心翼翼。

我像刚刚来到营地时对待其他的狗那样，用刀

子割了一条肉，向它扔了过去。这种方式即使不能迅速地拉近和陌生狗的关系，至少可以表明自己友好的态度——噢，别紧张，我带来了肉，我为和平而来。

但这个表示友好的举动却将它吓了一跳，仿佛我扔过去的是一枚已经启动引信的炸弹。它以一种惊人的敏捷跳到了一边，像一根绷紧之后被释放的弹簧，轻盈无声。这种弹跳能力显然是那些硕重的草地牧羊犬所望尘莫及的。

它迷惑不解地注视着地上的那块肉，同时惴惴不安地抬起头观察我的举动，似乎想搞清楚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它显然了解肉的美味多汁，但显然这是它从来没有领受过的待遇。一般向它扔过来的总是石块和棒子，还有一连串的咒骂。它有些不知所措。它一时还不相信这“从天上掉落的馅饼”。在一番细致而耐心的观察之后，它大概已经作出判断：



我应该不是那种能够做出在肉块里下毒或者插入钢针那样坏事的人。它匍匐着接近了那块肉，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将肉叨起来，随后快速离去。动作简洁连贯。

它急于离去，看上去并没有在营地享用这块肉的想法。

我站在帐篷前，拿着望远镜，想知道它准备在什么地方吃掉这块肉。

阿牙一路小步颠跑着越过营地前面的草地，其间不时回头张望，一副生怕到嘴的肉被抢走的样子。它一直向草地对面的山地跑去。

它一直跑到一片灌木丛边才停了下来。

在放下了口中的肉块之后，它又向着营地的方向张望，确信忙碌的营地上并没有人注意它，而那三只牧羊犬也正趴卧在营地前半睡半醒地享受着难得的清闲时，它才开始放心地实施自己的行动。

它竟然开始在地上挖洞，用两只前爪将地上的土刨到身后。很快，它在灌木丛的下面掘出了一个
小洞，然后小心翼翼地叼起那块肉放了进去，接着
用前爪将土刨在上面。

将一切做完之后，它慢慢地跑开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狗，所有的狗都会在
第一时间将抢到的肉吞下肚去，即使它的肚子已经
很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只懂得未雨绸缪的
狗——竟然有储藏食物的习惯。

也许是因为这次友好的开始，这只被叫做阿牙
的狗开始对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每次在我的身边
出现，它总是可以得到相应的馈赠：一块肉或一块
奶干。

于是，它每天黄昏出现时都会径直走向我的帐
篷，而且在营地里逗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常常整

个下午都趴在帐篷的门口。不过它从不走进帐篷，而且总是与我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它接受我的食物，但却从来不让我接近它到一米的距离以内。它的表现向我表明：这个距离是不可逾越的。不过，这种距离已经是它对人类的接近所能做到的莫大的让步，对于营地里其他人，它却是避而远之，只要他们远远地向我的这座帐篷走过来，它就警惕地跑开了。

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对它做了什么，让它这样。

营地里的牧羊人解除了我心中的疑问。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一直在疑惑，总是感觉到它像什么其他的动物：纤细的腰身、棕红的皮毛，与牧羊犬截然不同的尖削的耳朵、惊人的敏捷和出众的弹跳力，还有那种眼神中不时浮现出的不安却又似乎胜券在握的狡黠。

牧羊人证实了我的怀疑，它是狐，不，应该说是拥有二分之一狐血统的狗，或者也可以说是拥有

二分之一狗血统的狐。它是狐与狗杂交出来的后代。

牧羊人告诉我，前两年的一个冬天，因为忽降暴雪，牧羊人带着羊群离开营地准备到山下过冬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只雌性的牧羊犬。无论牧羊人怎样召唤，它都没有露面，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车不等人，没有办法，牧羊人只好带着羊群离开了。

第二年春天，冰雪消融，牧羊人赶着羊群返回营地时，满以为再也见不到那只牧羊犬了，没想到它竟然在营地里摇头晃尾地迎接回来的牧羊人。牧羊人当时也感到奇怪，不知道它是怎样度过暴虐的严冬，又从哪里寻找果腹的食物。不久，这只狗就表现出怀孕的迹象。牧羊人更加感到奇怪，在近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并没有游牧的营地。这头牧羊犬生下了一窝四只小犬。三只夭折，只剩下一只。小犬慢慢长大之后，牧羊人发现它不像营地里任何

一头雄性的牧羊犬，无论如何也与人亲近不起来，总是畏畏缩缩地呆在营地阴暗的角落里。再大一些，这只狗就开始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能力——打洞。只要有可能，它会在任何松软的地面试着打出一个洞穴来，但这些洞穴没有哪个是打成型的，似乎连它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洞。有时正掏得高兴，它突然间停了下来，将头从洞里探出来若有所思地思索一会儿，似乎是想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当然，它的思考不会有任何结果，在一种隐藏在它血液之中的隐秘激情的驱使下，它疯子一样地挖掘、挖下去，一直挖下去，尽管它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整个营地附近的地面被它挖得千疮百孔，不知道的人会以为自己不小心闯进了一片旱獭^②的栖息地。在一只小羊掉进了一个深坑，跌断了腿之后，它被狠揍了一顿。这次惩罚使这只狗本来就与营地

.....

牧羊人若即若离的关系彻底瓦解，它开始远离营地。

远古的狗最初离开荒野走进人类的营地正是因为食物的诱惑，当这最后的羁绊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它也就无所牵挂了。它不再吃营地的食物。最开始的一段时间，牧羊人也困惑这狗到底在野外找到什么食物果腹度日。直到牧羊人无意中看到这只狗在草坡上轻盈地追逐一只逃窜的鼠时，才恍然大悟。

这个牧场位于草原与山地的结合部。对于林地里的鼠，我深有感受。在鼠类突然增加的季节，在林地里行走时，一脚踩下去，软绵绵的落叶以及松软的苔藓突然深陷下去，鼠群四散奔逃，像奔涌的流水。数不清的鼠，当我慌忙闪到一边时，它们已经迅速地消失了。我真的害怕哪一只鼠在匆忙的奔逃中突然回过头来看看我，一个惊恐万状的人类，也许它会在一瞬间领悟，在数量上它们占有可怕的

.....

优势，只要它们愿意，我就会在它们攻击下成为绿色林地中最醒目的标志物——一堆新鲜的白骨。当然这只是假设，那样勇敢的或者脑容量大到如此程度的鼠还没有生出来。

这种小动物确实太多了。一天，我睡午觉时，一只鼠在板铺下闹个没完，我顺手拿起一只登山鞋，扔了过去，睡醒后才发现那个小东西竟然被我不小心砸死了。这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不过我忽略了，那登山鞋扔过去对于它来说无异于一辆从天而降的装甲车。山上的鼠似乎比山下的褐家鼠要笨拙一些，反应没有那么敏捷。这只鼠的两腮撑得滚圆，颊囊里塞满了它刚刚找到的谷粒。

这里的鼠太多了。阿牙并不缺少食物。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确定它真的是狐与狗的混血种。

在犬科动物里，我只了解捷克狼犬具有定期从